

《罪与罚》中的自杀心理与精神救赎

纪宇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自杀流行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他于此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就是这样一位自杀者。这个人物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呈现出复调小说的对位关系,他的结局证实了“超人理论”的破产。本文通过对二者梦境与幻觉的分析进入其意识深处,揭示陀氏创作中这种“灵魂疾病”的本质和在体现作品思想内涵方面的作用:一个人若是将善与恶混淆,在信仰和不信上帝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关键词: 《罪与罚》; 自杀心理; 人格分裂; 梦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在西欧文学中一度有将自杀视为浪漫主义行为的描写,《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就是在对抗苦闷忧愁的过程中自杀身亡的。受欧洲文学和俄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影响,俄国文学中对自杀者进行描写的也为数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赞同将一切罪行都归于环境的说法。“……说出这样的话便会逐步得出结论:罪行根本是没有的,全是‘环境的过错’……甚至认为罪行是一种责任,是对‘环境’的一种崇高的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9: 149)他认为,自杀是一种灵魂疾病,“这些自杀者均由于同一种精神疾病而自戕:由于这些人的灵魂世界缺乏存在于世的任何高尚理想。”(帕佩尔诺 2011: 191)也就是说,这样的灵魂疾病使生命的意义趋于虚无,那么必然会导致自杀现象的出现。

2 《罪与罚》与俄国的自杀现象

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古已有之,然而对于自杀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似乎一直无法定论。对于自杀行为的大规模爆发,医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自杀是一种病症。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并试图通过解剖来找到在身体之中相对应的物质变化。受到西方科学研究影响,俄国道德统计学则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产物,甚至于一个集体中必然有一定数量的人自杀。还有一些人认同涂尔干关于自杀的隐喻结构说,将自杀的原因归结在集体生活和社会之中,社会是一个整体,自杀是个人如同单个细胞病态增大的结果。有些自杀者在行动前会亲笔留下一些信息,但是大部分并无价值,无法确切地说明原因。偶有明确的解释,也未必能够得到准确的解读。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无神论在俄国各种社会改革和思想剧变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一些人抛弃了灵魂不朽的说法,认为生命只有瞬间此刻,人应当有自己掌握命运与自由的权利。或者说,如果能量守恒,一切都是物质组成,人死亡后成为分散的物质依然存在于此世,生与死便没有太大的区别。

19世纪60年代俄国开始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受刺杀事件影响下，社会政策转向严苛。1866年各大主要报纸开始报道法庭审判和犯罪新闻。俄国报纸开始刊登自杀的消息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60年代至80年代俄国自杀人数猛然增长，整个国家似乎染上了一种“自杀流行病”。而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社会，自杀被认为是一种不敬神的行为，是一种妄图夺权的僭越，自杀就是谋杀，自杀者受魔鬼驱使，也会给处在两界之交的类似病人带去灾难。因此自杀的人不能有宗教葬礼，也不能有一块好的墓地。在彼得改革之前，自杀者归教会管理，处理自杀者的准则不尽相同，基本按照当时东正教最高权威进行决断。改革之后，自杀落入世俗法规管理下，处理准则虽有矛盾之处，但基本与教会相同，即先判定自杀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有则遗嘱失效，按常人处理，无则等同谋杀判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是一位自杀者。他是第一个出场时就表现出自杀倾向，并最终不可避免地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可以了解到陀氏小说中其他自杀人物的行为特征和心理机制，因此探究这一人物的精神特征和思想价值也就更加重要。他在临终前留下了字条，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解剖学上”，希望通过医学来找出答案，这表明了他在理解自身方面的无能为力。

虽然斯维里加洛夫对自己的自杀意向直言不讳，却在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交谈时承认自己不喜欢鬼魂，也很怕死。从乡下来彼得堡之前他便有了要自杀的念头，他来彼得堡就是要见杜尼娅一面，甚至还想同她结婚。他的行为反复，想法分裂，上句话刚说是妻子将他束缚在乡下，下句话马上又否认，说是自己要留在那里。这其实与有着“双重人格”表现的主人公如出一辙。斯维里加洛夫很认同男主角的“超人理论”，认为他们两个是同类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受到斯维里加洛夫的吸引。他们的在这场“罪与罚”的戏剧中的周遭条件也十分相似，都有作为“生命开端”的女性（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寄钱的母亲、将斯维里加洛夫从牢里救出带回乡下过活的妻子），也有在其坠入恶途时带来一线光明的女性（索尼娅和杜尼娅）。但是在小说结尾，曾经想过要自杀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清晨的阳光下走向复活，斯维里加洛夫则在一个阴郁的早晨自杀身亡。

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斯维里加洛夫在小说中是一种对位关系。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命运相似，在情节交织中以不同的声音言说同一种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将不同的阶段看做是同时的进程，把不同阶段按戏剧方式加以对比映照，却不把它们延伸为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巴赫金 1988：59），斯维里加洛夫是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阶段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们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自杀意识，本该有相同的命运。因此在探寻斯维里加洛夫自杀的原因时，不妨对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和行动变化来进行探讨。

3 梦境、幻觉与主人公的心理机制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中一直表现为一种惶恐紧张、犹豫不定的状态。他时刻都在思考并进行自我对话，并不像斯维里加洛夫一样直白、毫无掩饰。随着情节发展，小说中出现了主人公的三个梦，这些梦画面清晰，细节分明，似乎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通过这些梦我们或许可以一窥主人公意识深处。

根据弗洛伊德梦的理论，梦是一种受到刺激后为了消除所受的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刺激、保护睡眠而产生的行为，“梦的工作所回溯的时期是原始的，有双重意义：（一）指个体的幼年；（二）指种族的初期。”（弗洛伊德 1987：153）人在成长过程中幼年的记忆并未消失，而是潜藏在意识的某处，时有流露，因而成梦。它基于一种欲望的满足，分为显梦和隐梦。显梦是梦者所见的画面，隐梦则是拨开显梦，受梦的检查性控制和影响后，藏在梦者潜意识中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罪与罚》中的梦境与幻觉暗示着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行动前做了关于童年时期印象的异常清晰的梦：他同父亲走向通往墓地的路，墓地里埋着逝去的祖母和夭折的弟弟；经过小酒馆时一些人仿佛喝醉吵嚷，一个满脸横肉的年轻人拼命抽打一匹瘦弱的小马想使它载动一大车货物，甚至还要别人一同上车和他一起折磨小马。围观者起哄有之，斥其丧尽天良者有之，年轻人对小马毫无怜悯，最终将小马打死。拉斯柯尔尼科夫悲痛万分，父亲尽管阻止，他还是边哭边抱着小马不放手。醒来后，他对于数月以来所想之事感到害怕：“难道说，难道说我真的拿起斧子，对准她头上砍去，把她的头盖骨打碎……”（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58）他向上帝祈祷，想要放弃这种被诅咒的幻想。但是梦境已经十分忠实地将他所坚持的事情反映出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祈求上帝的指引。

“……梦的化妆作用之一就在于用一个片段或一个暗喻来代替他物。”（弗洛伊德 1987：88）梦的工作有四种机制：压缩、移置、意象和润饰。移置的一个方式是“一个隐念的元素不自己的一部分为代表，而以较无关系的他事相替代。”（弗洛伊德 1987：132）墓地所葬的祖母未尝不可看作现实中的目标人物高利贷老太婆，死亡是她的结果，夭折的弟弟则暗示了他作为成长中的“超人”必然的失败。压缩的一个方法是“某些同性质的隐念成分在显梦中混合而为一体。”（弗洛伊德 1987：129）梦中主要事件和形象可以说都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的象征。把生命视为草芥的年轻人还有围观叫好、一起行凶的人，以及摇头叹息和幼时喜爱大马心疼小马的自己都是他的形象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他同情弱小，认为不该践踏这样一条生命而给其他人带来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希求力量，喜欢大马举重若轻的姿态，希望如同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地凌驾于他人之上，带着对弱小的一丝轻蔑。对撞的结果毫无疑问就是弱小者最终死去，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事前的软弱和压抑，再怎么令他觉得无法忍受，见机拿起斧头也是一种必然。

第二个梦境是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事之后，在不断的热病昏睡，担惊受怕，面对家人朋友的有苦难言，面对内心深处良心的谴责和与警察的周旋之下发生的。他梦见红铜色的月亮，一片寂静的街道，房间里大衣后仿佛是本该死去的老太婆，他再次拿出斧头向她砍去，可是越砍她越是笑；走廊里仿佛都是人，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动不了，正想叫喊便苏醒过来。他时而绝望，时而狂热，此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中已经感到“超人理论”于他而言的谬误所在，但事情已经犯下毫无退路，因此只能反复加强对自己的肯定。梦境中的环境诡异而凄绝，安静底下压着的是繁乱的喧嚣，虽然他的身体、精神和现实环境都是一片看似尚且能够维持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似乎需要再一次地、反复地去砍杀老太婆以保持对自己所选之路的继续。……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边。”（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271）但是这并没有实际的效用，他已经意识到“……我之所以彻头彻尾是一只虱子……因为我自己也许比我杀死的那只虱子更卑鄙一些，更可恶一些，我早就预感到把她杀死以后我要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272）

第三个梦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认罪被流放之后，精神“复活”之前发生的。梦境中全世界都染上了一种瘟疫，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真理，于是大家互相残杀，一切人和事都在毁灭。在此之前他并非真心认为自己有罪，索尼娅劝说他去警局认罪伏法，他说：“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杀死老太婆的是魔鬼，而不是我……”“我在他们面前有什么罪？我为什么要到他们那儿去？”（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415）在狱中他被其他犯人所排斥，因为他们认为他不信上帝。梦中的景象毫无疑问预示着他所构筑的“超人理论”的崩塌，最终他醒悟过来，重新拿起福音书，走向赎罪与复活。

斯维里加洛夫是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第二个梦境的结尾处登场的，在他半梦半醒间出现，是游离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重要存在。斯维里加洛夫行事随心所欲，可以说是“无障碍”地实行了“超人理论”的人。当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对事情败露的困境，他没有选择去找索尼

娅，反而希求同样知晓罪行的斯维里加洛夫的帮助。这其实意味着，在最后关头如果他坚持“超人理论”，斯维里加洛夫的命运，就应该是他接下来的命运。

斯维里加洛夫不曾主动提过他自己的罪行，谈起时也带着一种厌恶而不耐烦的情绪。他曾三次见过亡妻的鬼魂，还有故去的仆人的鬼魂。他在自杀前于破旧寒冷的小旅馆做了一些连环梦。第一个梦境是温暖晴朗的圣灵降临节，豪华的别墅中有各种花卉，他特别注意到了极其美丽的水仙花，大厅中央有一口棺材，里面是他所认识的因受辱而投河自尽的少女，旁边没有蜡烛也没有神像。紧接着第二个梦境，他走在黑暗的走廊中，看一个藏在角落的小女孩可怜，便将她抱回房间睡在自己的床上。再去细看时，小女孩本该纯洁的面容变成了挑逗的笑，他惊惧地叫嚷后醒来。

晴朗干燥的天气映射出他身体上遭受寒冷凄苦环境刺激后的需求。水仙花意味着自恋，斯维里加洛夫从来都是一个乐于享受的人，万事以维护自身为先，这已经是深藏于他内心的一部分。鬼魂、少女和小女孩则非常清楚地指向他所犯下的自私淫乱的罪行，缺少蜡烛和神像则是他摒弃上帝的象征。梦境中有渴望阳光、渴望人世的部分，也有内心受到罪行惩罚，惊慌恐惧的部分。梦境中的主要意象全部不带生气，看似温暖甜蜜，其实底下早已腐烂生蛆。一个人走投无路才从梦中脱离，现实中也是如此，处处鲜花着锦的背后是油尽灯枯的空虚与绝望。

4 人格分裂与精神救赎

从第一个梦境预示的发展和结果，到第二个梦境确定自己并非“超人”，第三个梦境很清晰地指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全部罪过所在。斯维里加洛夫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即“只要目的是好的，那么一切都可以做。”用一个恶毒的老太婆换取更多可怜人的幸福，这似乎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题。但是手段不堪，良心也就是“流血的良心”。通过这种对人的意义的粗暴衡量，“‘善’和‘恶’这两个词本身已经不存在。它们已经由‘平凡’和‘非凡’这两个术语来取代，同时前者是包含着卑鄙、无用、不必的概念；后者则是伟大的同义词。”（舍斯托夫 2019：92）人本身的意义消失在这种“被判断”之中。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爱人，上帝赋予人们自由，并相信人类可以达到永恒。基于此，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他少年时期曾看见信使打马夫，马夫转而使劲打马，他认为“我永远不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获得高度发展，而剩下的十分之九的人只应该成为他们的材料和工具，永远处在愚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9：208）但是自由可以产生善，也可以产生恶。波尔费利和斯维里加洛夫都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过“空气！空气！空气！”，意味却不尽相同。拉斯柯尔尼科夫对同样拥有永恒价值的个体存在进行评判，滥用自由的自我意志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是对自身意义和永恒的毁灭。没有界限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就是恶。

拉斯柯尔尼科夫其实知道那是恶的，并为此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不是外在的惩罚等待着人，不是法律从外部使人遭受严重的统治，而是从内部、内在地显露的神性始原击溃了人的良心。”（别尔嘉耶夫 2008：45）斯维里加洛夫也知道，否则他也不必厌烦提到那些鬼魂。病人易见鬼魂，而鬼魂其实是他自身意识的一种映射，他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否认了自己，知道自己不是“超人”而是一个软弱、卑鄙的人，却一直不想放弃理论——毕竟，拿破仑是存在的，而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也就意味着自杀。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么认识到这个理论的自己虽然平凡，总归还是有些用处的。“人的本性是对立的、二律背反的和非理性的。人有根深蒂固的对非理性、对疯狂的自由、对受苦受难的需求。”（别尔嘉耶夫 2008：47）因此，即便因恶而痛苦他也要坚持下去。

斯维里加洛夫似乎是个“超人”。他不把所谓的考验看作有用的事，他可以得意地说出自己所做的恶事，对杜尼娅直言她的哥哥不敢用那些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恶的力量看

似强大，却毫无用处。斯维里加洛夫使用这力量时内心没有满足，只有空虚。“我真希望我能够有点作为……但我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特长！有时候真无聊啊。”（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465）他会软弱也会害怕，他的意志还不够坚强，也就是说，斯维里加洛夫也并非“超人”。

那么如果有真正的“超人”，所谓的理论便是对的，便能真正实行了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第三个梦就说明了这一切的荒谬性。不过，在此之前，他仍在说服自己在痛苦中也要坚持这个理论，即使已经站在涅瓦河边考虑自杀，即使知道一直作为“榜样”的斯维里加洛夫已经自杀了，即使被流放……但最终，他还是忏悔，并走上赎罪的复活之路了。

他和斯维里加洛夫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斯维里加洛夫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虽然相似，但是到底不同。他见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时，正是小说第三部的结尾、第四部的开头，也就是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却非要坚持理论的时候。不妨说，斯维里加洛夫正是有意识地以自身来不断提醒拉斯柯尔尼科夫，理论是错的，也不存在什么“超人”，他洞察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深处还是相信永恒、相信奇迹的人，在几次三番的交锋中，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诫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点，因此斯维里加洛夫告诉杜尼娅，“他还有救”。拉斯柯尔尼科夫确非大恶之徒，法庭在判刑时也因为他曾经的善举而减轻了对他的刑罚。正如上帝可以因为恶妇曾经送给一个穷苦人一棵葱头而允许她有进天堂的资格，恶人是可以被拯救、被原谅的。

斯维里加洛夫也做过不少善事，比如安排索尼娅和小孩子，救济贫苦少女，自杀之前给了小未婚妻一笔钱。他也想给杜尼娅一笔钱，不是作为赔偿，而是想要证明自己其实可以做个好人。甚至在梦中见到可怜的小女孩，他也停下脚步带她回屋子里去取暖了——他若真是那个“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人，如同“荒唐人”一般不去管那小女孩即可。但是，他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表现出一种“双重人格”，却在善恶两方表现出非常单纯的坚持，救人于火海便不管自身性命，坚持理论便不问痛苦。而在斯维里加洛夫身上善恶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斯维里加洛夫之罪的表现形式大部分是淫荡，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尚未见过他时便对一名对醉酒女子欲行不轨的男人叫出他的名字。而“真正的爱永远是指向另一个人的爱，淫荡是指向自己的爱。淫荡是自我肯定，自我肯定导致自我毁灭……淫荡是人更深刻的孤独，是死一般冰冷的孤独。淫荡是虚无的诱惑，是虚无倾向。”（别尔嘉耶夫 2008：77）他救济贫苦少女，却对另外一名同样年纪的少女产生淫欲；他将梦中的小女孩带回屋子取暖，小女孩却对他露出了淫媚的笑容。他总是在对女性产生欲望的时候仿佛见到她脸上圣母的光辉，他在杜尼娅纯洁的目光中同时感到淫欲和痛苦，他对杜尼娅的感情在淫欲和爱情之间不断转换，往往就是在同一场景的某个瞬间。“在两个极端里发现‘美的重合’——在圣母的理想之中，也在索多玛的理想之中。”（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9：166）斯维里加洛夫其实既不完全信善，也不完全信恶，他处在一种人格分裂善恶混杂状态。

斯维里加洛夫最初表达自杀的意愿是通过一种隐喻的形式——他要远途旅行，要去美国。他希望与杜尼娅私奔，去美国也好，瑞典也好。他也两次提议出钱送拉斯柯尔尼科夫去美国，并对杜尼娅说，“或许他能够成为一个大人物呢。”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去那边大展宏图并非难事。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也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开始。但是，因为可以在那里重新来过，在这里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吗？这一直是陀氏小说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斯维里加洛夫并没有真的去美国，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明确询问他是否要自杀的时候，也表现出一种厌烦之感。这一点他和基里洛夫是相似的。上帝是要有的——如果无礼不能够被原谅，即如果无法赎罪，“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无聊的习俗，人跟人之

间只能干坏事，没有权利干一丁点好事了。这太荒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290）但是接下来他又认为，杜尼娅会因为他的死而接受他的遗嘱，也就是会这样原谅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生命首先是通过苦难来赎自己的罪……赎罪恢复人的自由，还人以自由”，他相信苦难具有赎罪的力量，基督的“虚己”同时给予人赎罪的可能。但自杀绝不能作为一种苦难洗脱自己所犯之罪，或者成为解脱。经历苦难是一条赎罪走向重生的道路，但自杀本身就是一种罪。“一旦走上恶之路、感受到了恶的经验的人开始认为，恶丰富了他，恶只是善的阶段，是他上升的阶段，这时，他就是正在更深地向下坠落，正在瓦解和死亡。”（别尔嘉耶夫 2008：57）

斯维里加洛夫的人格分裂是存在的，却不太鲜明，他被困在这里，没有出路。可是，他最终放过了杜尼娅。他从来没有真正否定过上帝和永恒，他的怀疑代表一种徘徊不定的中间状态。他谈起鬼魂，谈起充斥着蜘蛛的浴室，却都带着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仿佛祈求对方指出一条明路。他自杀前的各种拖延以及找见证人的做法，未必不是一种求救。斯维里加洛夫可能不想自杀的一一在决定自杀之后，他就来彼得堡找杜尼娅求救。斯维里加洛夫渴望被拯救，却又不忏悔；希望得到爱，自己却不去爱人；想要赎罪，却不敢面对苦难。他被困在非此又非彼的分裂中，“意识到自己的痼疾，但不相信可以痊愈，所以，从这一意识获得的力量和自由，只能用于自杀。”（索洛维约夫 2009：27）在最后的对峙中，当他发现杜尼娅拿出枪企图杀他便陷入了一种不怕死的癫狂一一他觉得他被抛弃了，死也就无甚所谓。这其实证明越是恶的人，就越需要爱，需要上帝。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在求救中被粗暴地对待过。在去自首的途中，他突然有一种冲动要亲吻大地并对人们大声承认他杀了人，但在第一个行动完成之后他却得到了一些冷言冷语，于是他沉默了。只有索尼娅从始至终为他的痛苦流泪，给予他无限的爱。她身上虽然也背负着“罪”，但是心地纯洁，充满了爱、谦恭、忍耐和虔诚，因此在流放地她几乎被人们当成圣徒一样去尊敬。她也从不强迫拉斯柯尔尼科夫去看福音书，因为上帝赋予人自由，人要自由地信仰。根据基督教理念，犯有淫罪的妇人又因对主“爱多”而受基督宽恕和拯救，妇人就因此与基督同在，成为带有拯救性质的“中介新娘”，索尼娅身上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十分浓重的宗教救赎意味。但是，这首先需要真诚的忏悔和面对苦难义无反顾的决心。

5 结束语

在俄国自杀病流行的年代，作为“最高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对自杀心理进行了高度细致的描写与探讨。斯维里加洛夫无疑是一个恶者。他的放纵和罪恶意识，以及自杀的结局是“罪”与“罚”的生动体现，作为平行对照，他的自杀证实了有着“超人”梦想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所本应面临的结局。但是即便是罪恶者的人内心深处也有神性，并非不可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可以救赎这种罪。只是斯维里加洛夫对善恶两方的坚持都不彻底，在他身上善恶鲜明地分开，同时又会混合集聚，最终出路无寻，只能自杀。小说对自杀问题的关注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灵魂不朽、人性本质的复杂性、意志自由等贯穿其创作生涯的主题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 [1]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M].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88.
- [2]别尔嘉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4]梅列日科夫斯基.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5]帕佩尔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娟、彭卫红译）[M].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6]舍斯托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张杰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7]索洛维约夫. 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娄自良等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8]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9]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10]王志耕.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Suicidal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 Salvation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Ji 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suicide" in Russian society in the 1860s is fully reflected in Dostoyevsky's novels. Dostoyevsky thought suicide was a disease of the soul, such was the case with Svidrigaylov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which was pu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According to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Svidrigaylov and Raskolnikov show the counterpoint relationship of polyphonic novels, and prove the failure of "superman theory" by their own fat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dreams and hallucinations into the depths of their consciousnes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oul disease" is a kind of "split" personality which mixes good with evil, oscillates between believing in eternity and abandoning the gods, and will end up in destruction.

Key words: *Crime and Punishment*; suicidal psychology; split personality; dreams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阈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JD750007)。

作者简介: 纪宇(1995—), 女, 黑龙江牡丹江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9-09-03

[责任编辑: 刘 锐]